

东厢记

耿 璞 著

东 厢 记 (二人转)

画 家 史 (二人转)

活捉独眼龙 (二人转)

接 女 婿 (单出头)

葡萄架下 (辽宁大鼓)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东 厢 記

耿 瑛 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 $\frac{1}{2}$ 印张·22,000字·印数：30,001—48,000 1962年12月第1版
1963年11月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10158·340 定价(5)0.11元

东 厢 記 (二人轉)

• (胡胡腔)

女：一弯新月照东厢，

男：二入房中干活忙，

女：三更半夜修农具，

男：四只巧手手艺强，

女：五花八門小零件，

男：六楞螺絲旧彈簧，

女：七乞巧合安装好，

男：八件农具换新装。

(压不生)

女：表的是沈阳机械厂，
青年工人孟恒昌。

男：美名常上光荣榜，
思想紅来技术强。

(喇叭牌子)

女：党号召支援第一綫，

男：他报名要求回故乡。

女：春节前夕离工厂，

男：回到家乡春柳塘。

女：孟恒昌父母早下世，

男：家乡只有二姨娘。

女：他姨父姓佟名文善，

男：他表妹佟伶是个巧姑娘。

女：小孟他回来无处住，

男：就住在二姨家的东厢房。

(文嗨嗨)

女：八九那河开——

男：大雁都回轉，

女：春归这大地——

男：百草放芬芳。

女：小孟和大伙——

男：一块把地下，

女：干起了活来——

男：样样都在行。

女：乡亲们都把——

男：小孟来夸奖，

女：他表妹暗中——

男：爱上孟恒昌。

(武嗨嗨)

女：这一天佟伶收工回家轉，

吃完饭明月东升照前窗。

二老爹娘全都睡了觉，

她独自一人坐在书桌旁。

照常是在灯下来把日記写，

唰唰唰秀丽的小字一行行。

恒昌哥回村将近半載，

村里人誰不夸他样样强。

今下晌众姊妹又把我逗，
說我和表哥是一对一双。
想起来可也真有趣儿，
我二人生日都是五月端阳。
旧社会都說生辰定命运，
为啥他三岁丧父五岁沒娘？
多亏了我爹把他拉扯大，
我們俩从小一块进的学堂。
我們俩一块打枣上山崗，
我們俩一块摸魚下过池塘。
我們俩一块演戏得过奖賞，
我們俩一块談心穿过柳行。
自从他五八年进了工厂，
轉眼間过去了五年时光。
这一回恒昌哥重返故土，
我看他比过去更加要强。
是怎么婚姻事一字未講？
莫非說还等我先把口張？
莫非說在城里有了对象？
莫非說沒把我挂在心上？
小佟伶难落笔胡乱猜想，
忽听得什么声音叮叮当当？
也不象誰敲門乒乒山响，
也不象耗子作妖撞米缸。
我扒着玻璃窗戶向外望，
东厢房灯火明亮为哪桩？
側耳听正是东厢房那屋里响，

也不知他在屋干什么勾当。
放下了日記本收起了笔，
出离了正房来到了东廂。
进房来只見滿屋全是农具，
恒昌哥低着头儿干活忙。
脫去了藍上衣炕头上放，
只穿件白背心汗貼在身上。
前胸大“獎”字紅光夺目，
灯光下更显得分外漂亮。
恒昌哥，你怎么見人都不說話？
是不是經的多，
見的广，
上过沈阳，
进过工厂，
沒瞧起咱山沟里的野姑娘！

(三节板)

男：聞此言，这才发觉表妹到，
七仙女什么时候下的天堂？
我只顧干活实在沒看見，
請表妹別見怪多加原諒。

女：眼看着座鐘打过十一点，
你怎么不睡还在忙？

男：今天我收工回村轉，
碰見了保管員大老王。
他拉着鏟耩机滿头是汗，
一边走嘴里一边直嘟囔：
“正赶上节骨眼机器又坏，

进城修又得費一天时光。”

我上前把鏟耨机看了一眼，

原来是螺絲坏了要重安装。

我問他，象这样旧农具还有沒有？

他說是：“破烂貨堆有半仓房。”

我跟他到仓房看了一遍，

旧农具横七豎八堆在地上。

看到那农具坏了不能使用，

就好象医生見病人躺在床。

我要給它們治治病，

因此才全都搬到这东厢房。

我看着破旧农具睡不着觉，

恨不得馬上就修好睡的才能香。

东厢房今夜是临时修配厂，

厂长兼工人都是我一人当。

沒留神半夜弄得叮当山响，

惊动了你的觉实在不相当。

女：小佟伶見他是在修农具，

一个人干活太累的慌。

孟“师傅”你收个徒弟好不好，

今下晚，讓我也来帮帮忙。

男：你願动手敢情好，

俩人干活更快当。

女：小佟伶心又灵来手又巧，

她帮着把农具来安装。

当当叮，

男：叮叮当，

合：兄妹二人一起忙。

女：兄也巧，

男：妹也强，

合：紅花綠叶两相帮。

女：綠叶翠，

男：紅花香，

合：結出果实賽冰糖。

女：我在这把螺絲上，

男：我在这里安彈簧。

女：修完这件修那件，

男：磨去鉄锈見亮光。

女：你看你汗如珍珠往下淌，

男：我一点也沒感到累的慌。

你这个帮忙的可累够呛，

女：我学会了手艺身心清爽，渾身添力量。

男：和你干活真合手，

女：但願永远不拆帮。

男：不拆帮，

不拆帮，

我情願一輩子建設家乡，不离春柳塘。

女：听說你在沈阳有了对象，

你为啥沒把她带回家乡？

男：你这話是听誰言講？

沒影的事乱猜可不相当。

要提起意中人倒有一个，

只是我還沒向她表露心腸。

恐怕是屬香火的一头热，

人家那头凉，不爱我孟恒昌，臉上无光！

女：这个姑娘住在哪？

男：她不住城里住在村庄。

女：她的工作干的怎么样？

男：曾出席劳模会上过沈阳。

女：这个姑娘年龄有多大？

男：她和我都屬老虎兽中王。

女：这个姑娘一定长的俊，

男：全村里姑娘堆里数她漂亮。

女：有沒有象片給我看一看，

看看她是孔雀还是凤凰。

男：孟恒昌从兜掏出小方鏡，

象片在这儿你自己望望。

女：一張象片还鑲上了框，

伸手接过来細端詳。

背面是一朵牡丹也沒有象片，

正面是水銀鏡子明光光。

恒昌哥，这是面小鏡子哪有象片？

男：你細看看象片不在里边装？

你看她沒梳辮子剪短发，

綠头卡活象落一只小螞螂。

上寬下窄瓜子臉，

大豹子眼睛水汪汪。

你冲她笑她也笑，

你若生气她也鼓腮帮。

女：一番話羞的佟伶紅滿面，

你和我逗的是什麼名堂？

男：要看她的象片我还没有，
她本人此时就在我的身旁。
说着话上前握住佟伶手，
心里头甜丝丝的好象化块糖。

(大救駕)

女：到今天一块石头落了底，

男：表兄妹亲上加亲配成双。

合：这一回二人连夜修农具，

到下回东厢房要作洞房。

1962年5月于沈阳

画 家 史 (二人轉)

女：向阳門前两棵槐，

男：瓦房三間好住宅，

女：喜逢佳节添新彩，

男：一副春联貼出来。

女：上联是：三面紅旗迎风舞，

男：下联配：六亿葵花向阳开。

女：横批写錦綉前程四个大字，

男：房門上貼着福字放光彩。

女：进屋看紙糊天棚如雪洞，

男：四周圍粉刷牆壁似霜白。

女：紅星牌收音机在桌上摆，

男：正唱着《桂花开放幸福来》。

女：有一个社員正在桌前坐，

男：他本是共产党员洪有才。

洪有才自幼受尽牛馬苦，

解放后翻身做主苦尽甜来。

体格棒，要論生产是虎将，

手儿巧，要講画画数头排。

这一回村里开展阶级教育，

他想把自己的家史画出来。

提彩笔画了一幅又一幅，

忽听得“吱扭”一声房門开。

回头看原来是宣傳委員朱文彩，

女：朱文彩开口叫声：“洪有才。

不知你家史画好沒画好？

展覽会今天下晚就要开。”

男：有才說：“再有两笔就画好，

还請你多把意見提出来。”

合：不多时家史画好挂在墙上，

朱文彩从头至尾細看明白。

女：抬头看，头一張，

这幅画画的好凄凉，

陣陣秋风扫落叶，

滿山遍野草木黃。

有一个老人道上走，

后跟着一个老大娘，

老大娘背个大礼包，

行路艰难是个“民装”。

老人他挑着一副担，

一边一个破条筐，

前头是个男孩子，

后头坐的小姑娘。

四个人身穿破衣不遮体，

一个个骨瘦如柴臉焦黃。

回头我把有才問，

你画的这是誰快說端詳。

男：說端詳，說端詳，
提起来两眼泪汪汪。
那老人是我爷爷洪福广，
老太太是我奶奶娘家姓康。
男孩子是我爹爹洪振玉，
女孩子是我姑姑洪小香。
我老家住在黄河岸，
光緒年間百姓遭殃。
十年倒有九年涝，
黄河发水淹沒村庄。
那官府連年来逼修堤款，
老百姓血汗金錢入了私囊。
当官的刮尽地皮越吃越胖，
黄河水年年照旧鬧翻漿。
水灾过去又把旱灾鬧，
一片片庄稼綠变黃。
十年九載盼个好年景，
誰知道蝗虫又把庄稼伤。
收点粮食哪够糊口，
那万恶的地主还来要租粮！
我太爷太奶被逼死，
我爷爷奶奶才逃荒。
听人傳說关外好，
出了那山海关直奔沈阳。

女：看了一幅又一幅，
我再往下看清楚。

右边画一棵干巴树，
左边是一间小破屋，
老大娘就在炕上躺，
炕沿上放了一把破药壶。
那老人就在地上站，
小男孩光着身子没穿衣服。
有一个大嫂抱着女孩往外走，
小丫头往后一仰裂着嘴哭。
树梢上老鸱哇哇叫，
真正是一幅悲惨图。

男：悲惨图，悲惨图，
听我从头说清楚。
全家人逃荒上关外，
我奶奶得病在中途。
我爷爷急得团团转，
没有钱买药请大夫。
万般出在无计奈，
一狠心卖了我姑姑。
骨肉连心难分舍，
孩子也叫来大人也哭。
我姑姑从前受尽牛马苦，
才七岁就给财主做活喂猪。
解放后她才得了好，
现在还住在本溪湖。

女：朱文彩，猛抬头，

这幅画画的是深秋。
东地高粱西地黄豆，
庄稼人下地把粮收。
老人他担粮往家走，
老大娘捡粮在地头。
有一个大胖子在道上站，
后跟着一个人尖嘴巴猴。
大胖子手拿算盘和账本，
瘦猴子一个大斗扛在肩膀头。
两个人横眉立目象恶鬼，
穷苦人一見他們滿臉愁。
看了半天明白八九，
好象是地主来把租粮收。

男：租粮收，租粮收，
听我从头說根由。
我奶奶病好忙赶路，
全家人落戶就在八道沟。
开荒斬草吃尽苦，
一鎬头下去汗水流。
好容易从春盼到夏，
又从夏天盼到老秋。
实指望打下新粮吃飽飯，
哪知道地主又来把租子收。
那胖子就是恶霸金富有，
瘦猴子是狗腿子本姓刘。
恶霸說：这一带荒山归他所有，

在县里买来地照立下户头。
累一年打下粮食三石零五斗，
被恶霸全部抢去一粒没留。
我爷爷拚命不成活活气死，
我奶奶得了疯病把江投。
只剩下我爹刚九岁，
就给那金富有家去放牛。

女：朱文彩，看得清，
这幅画夜静更深满天星。
荒山沟里人家少，
当中有个小窝棚。
院子里站着一个彪形大汉，
五花大绑紧绷绷。
旁边有一个人歪歪个嘴，
牵一条大洋狗长的真凶，
有两个伪警察在身后立，
好象那庙里小鬼一般同。
有一个妇女被踢倒，
还有个男孩子大放悲声。
看了半天心发楞，
你快对我说明。

男：说明，说明，
你不知道听我说清：
被绑的就是我爹洪振玉，
那妇女是我妈妈迟秀英。

那小孩不是別人就是我，
歪嘴巴是金富有兒子金彥龍。
只因他看見我媽容顏好，
幾次想調戲都沒成，
那一天被我爹暴打一頓，
他懷恨在心把詭計生。
串通官項領來偽警，
半夜三更來抓勞工。
我爹他當勞工死在北滿，
我媽她被逼上吊把命坑。
從此後我給地主把豬放，
受的苦三天三夜說不清，
白天我吃的本是豬狗飯，
到夜晚睡在地主的破牛棚。

女：看一回，又一回，
一回更比一回悲。
這幅画画了一棵歪脖子樹，
有一個小孩吊在樹上身子下垂。
樹下頭站着惡霸呲牙咧嘴，
皮鞭子蘸涼水就在半空飛，
只打的樹上的孩子皮開肉綻，
肩膀上流下鮮血一大堆。
旁邊有幾個老鄉眼含淚，
一個個疼在心上皺雙眉。
我問你挨打的小孩是哪個？
打人的那個惡霸他又是誰？